

大夏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

李镇西 著

恕我直言

华东师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恕我直言

李镇西 著

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恕我直言 / 李镇西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5675-6608-8

I. ①恕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时事评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D609.9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50117 号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恕我直言

著 者 李镇西
策划编辑 李永梅
审读编辑 张思扬
封面摄影 蔡 军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插 页 1
印 张 15.5
字 数 222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一次
印 数 6 100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608-8 / G·10451
定 价 45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愿观点碰撞成为君子之交的常态

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、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。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。

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：“你就是一个教师，多谈谈教育，不要去碰社会问题，容易惹火烧身，何苦呢？”我总是这样回答：“我是教师，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，更是一个公民。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，天下所有的事都是‘教育’！”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。所以我评论“刺死辱母案”（《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？》），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“处分”（《谁给谁“抹了黑”？》），批评各种类似“创卫”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（《请饶了教育吧！》）……我这样做，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，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。

至于谈论教育话题，更是我的“分内事”了。长期以来，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，迷信书本，迷信领导，迷信权威，从不独立思考，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“危险”，叫学生“不要乱说乱写”。这样的教师，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，不但缘木求鱼，而且南辕北辙。其实，我的许多思考并不“深刻”，说的都是常识。我们有太多的“前沿观点”“新潮理念”，而常识却被遮蔽了。因此，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，便显得“独特”而“深刻”了。其实不然。比如

《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?》《“人”是高于一切的目的》《动辄标榜“教育创新”，至少是一种无知》《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》《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》等等，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，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。因此，我最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，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，遵循常识。

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，甚至可以说，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。这也是常识。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但其实中国思想史总体上看还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多，尽管也有过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。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，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，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。于是一旦遇上争论，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。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我一直认为，做人和为学在“道”的层面是相通的，都需要“真”（诚挚和严谨）；但在“术”的层面，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，那就是为人处世以“曲”为善——温文尔雅、温柔敦厚、彬彬有礼、婉约和善，研究学问以“直”为美——观点鲜明、开门见山、单刀直入、一针见血。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（争论），几年下来，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，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。比如，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。

拙文《请称校长为“老师”》提出一个观点：校园平等，从称呼做起。因此我建议（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）无论校长还是主任，一律称“老师”。文章发表后，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，他问：“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长为‘老师’？”又说，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，已经不是“老师”了，凭什么还要被称作“老师”？于是我又写了《民主校长，请从小事做起》，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。这么一来二去，我们越“吵”越亲热，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、全面而完整——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。再后来，2016年8月，我去重庆讲学，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，结束后又陪我吃饭，席间我俩畅谈甚欢。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：正是重庆“火炉”的季节，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，特意西装革履，尽管汗流不止，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。

《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?》在《中国教育报》发表后，反响强烈。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“李镇西之问”；反对者则讥讽

“李镇西太扯了”。不久,《中国教育报》发表《假如最“好”学校招最“差”学生》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,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。说实话,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“对不上号”,所以没回应,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。几个月后,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《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》,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。当时我很感动,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。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,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。再后来,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《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》,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,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《“人要生活在‘人’当中”》,发表在《中国教育报》,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,但因为“商榷”,我俩后来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。

《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?》在我的微信公众号“镇西茶馆”推出后,阅读量达三百万。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,也引起不少争议。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,题目是《不能继续宣扬“以暴制暴”的历史逻辑》,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写道:“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,而且应该成为英雄,他捍卫的是孝道,保护的是母亲,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,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,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。但这个逻辑依然是‘水浒化’的了,没有走出‘以暴制暴’的恶性循环。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,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‘辱母杀人案’,我认为是危险的。”他还对我“自诩‘法盲’”感到忧虑。

杨老师我不认识,不过“杨林柯”这个名字我眼熟,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,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。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,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,总之,他说我在宣扬“以暴制暴”是严重误解了我。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,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,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,文风很正,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。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。我的按语是:“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,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,没有恶意。我欢迎不同观点。只是有一点,我没有自诩‘法盲’,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‘恕我“法盲”……’,特意加了引号,是有特定含义

的。其他不解释了，任人评说吧！”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，感谢他的直言，并解释：“我这几天特别忙，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。有机会再向您请教，好吗？问好！”他很快作出回应：“我没见过李老师，但读过您许多文章，也很受教，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，理性、客观、温和，显示出长者风度，引导基层教师进步。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，不是有意求异，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，这个世界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。文中有些引述不当，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，如记忆或理解错误，也请李老师多包涵，毕竟，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，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。问好！”其实，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最终都没说服对方——至少他没说服我，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。我想，求同存异固然好，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。对我来说，这一“碰撞”的收获是，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。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见面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，包括我的文字，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。如果对方说得对，我就接受，并致以谢意——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。举一个例子，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“公共符号”不妥，我当即公开承认我说错了，并向他表示感谢。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，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，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，我同样表示感谢；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，阴阳怪气，讽刺挖苦，那我不理他就算了。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哪有精力和他吵架？套用一句网络用语：“理他算输！”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。

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，后来有学者考证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，而是《伏尔泰之友》的作者霍尔说的，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：“我不同意你的说法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！”我想，这就是君子风度，也是学者的气度。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，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。我愿意从自己做起。

李镇西

2017年4月7日

不平则鸣

祖国到底多少岁? \ 003

凭什么要我给你投票? \ 006

我们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 \ 008

试问“冷血院长”陈玲 \ 012

别用“法盲”二字为陈玲的冷血开脱 \ 015

我为郎平叫好,也为傅园慧喝彩 \ 018

假话何以春风得意? \ 022

抽象的“爱国”并不能说明什么 \ 028

抵制“正能量谣言” \ 031

谁给谁“抹了黑”? \ 035

请饶了教育吧! \ 041

任何靠抢夺生源而取得中高考辉煌的都是“耍流氓” \ 045

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“被耍流氓” \ 049

观点碰撞

学生给老师撑伞，何错之有？ \ 059

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？ \ 062

其实所谓“好学生”也不好教 \ 066

教师和医生“没有可比性”吗？ \ 073

教师节不是“优秀教师”节，也不是“教育教师”节 \ 077

教师节需要的是改进，而不是取消 \ 080

教师从事的绝不是一项普通的职业 \ 085

教育，请别以“严”的名义对钱文忠们让步 \ 088

“人”是高于一切的目的 \ 102

虽然无奈，却有必要，且很光荣 \ 106

不是“神话”，谈何“破灭”？ \ 117

动辄标榜“教育创新”，至少是一种无知 \ 131

自由，是教育创新的前提 \ 136

有些家长为何要逃离中国教育？ \ 141

叩问教育

- 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 \ 147
- 以人为本，还是以“证”为本 \ 149
- 公民教育不仅仅是公德教育 \ 153
- 法制教育不是“听话教育”，更不是“恐吓教育” \ 155
- 校长应该少听课，多谈心 \ 157
- 这个优生打了谁的耳光？ \ 160
- 版面费何以长盛不衰？ \ 165
- 母校以什么为骄傲？ \ 169
- 校名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自信 \ 173
- 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 \ 177
-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允许学校体罚学生吗？ \ 180
- 惩戒不等于体罚，但如何有效地惩戒？ \ 186

细思碎想

- 赋予红领巾更丰富的内涵 \ 193
- 如何对学生进行抗战历史教育? \ 195
- 追求教育的真境界 \ 199
- 微小而真实的善良 \ 203
- 陶行知研究会最该做什么? \ 205
- 请称校长为“老师” \ 208
- 校长一定要“兼课”吗? \ 211
- 民主校长,请从小事做起 \ 216
- 我为这张领导“靠边站”的照片点赞 \ 220
- 请给班主任松绑 \ 223
- 被勤奋的教师、家长和孩子 \ 226
- 真课改三问 \ 230
- “办学校、做教育、当老师就必须讲正气!” \ 234



我是教师，所以我同时
是一名知识分子，更是一个
公民。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
师眼中，天下所有的事都是
「教育」！

祖国到底多少岁？

每年国庆前后，都会在媒体上看到类似“祖国生日”这样的说法。每年都有许多人在报上纠正这种说法，但这样的错误每年依然存在。今天我又从收音机里听到男播音员浑厚悦耳且情感充沛的声音：“喜迎祖国 66 华诞……”

如果是一个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，还以为中国真年轻，才 66 岁！这不闹笑话吗？

我不得不再次提醒：10 月 1 日，是共和国生日，不是祖国生日。因为中国不是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才开始有的。如果祖国才 66 岁，那么诗经楚辞汉赋哪来的呢？唐诗宋词元曲又从哪来的呢？希望同胞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——本来是出于爱国，说出的话却让中国五千多年的厚厚史册变成薄薄的一页。

应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66 岁生日。

曾有朋友为此和我争辩，说在现在这个特定的时候，祖国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也就是说“祖国”和“中国”含义一样，因此说“祖国生日”没错。所谓“祖国是對自己国家的亲切称呼。现时国人自己的国家是唐或宋或元吗？不是！是中国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将共和国的开国纪念日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）作为祖国的生日（一种纪念日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”云云。

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。有一年去北京，见到几位现代汉语研究的专家，他们在谈到汉语的误用时，一致提到“祖国生日”的笑话（当时刚好是国庆之后）。有人说我们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是不错。但每一个历史时期，我们国家的政府（这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）是不同的，那些政府所代表的国家都是我们的祖国——除了伪政权，比如汪精卫政权等。我们能够说唐宋元明清不是中国（祖国）吗？由于种种原因，政权更迭，政体更新，都是很正常的。但切不可用最新最近的政府取代一个国家过去所有的历史。如果把祖国生日定为1949年10月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，只剩下66年了！这显然违背了误说“祖国生日”的人的爱国初衷。再说“中国”，这是一词多义，当然包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。因此，说“中国生日”是勉强可以的，不过一般也不这样说，因为有歧义（我的一位媒体朋友说是怕某些人钻空子，把“中国”二字赋予“中华民国”的含义），如果用“中国生日”一般都要在前面加一个“新”字，即“新中国生日”。但说“祖国生日”则肯定不对。

2004年10月我去谷建芬老师家里看望这位作曲家，提到她那首著名的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中国》，我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。谈到创作过程时，她特意说，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《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的祖国》，后来许多专家提出用词不严密，她也认为“祖国的生日”这个说法逻辑不通，于是改成现在这个名字。“因为中国，毕竟也可以理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”。我的祖国现在叫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我非常热爱她！但说“祖国生日”仍然是不妥的，因为我还热爱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祖国文化！

我想起了一个相类似的例子。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，提出“没有国民党，就没有中国”的口号。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25日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中国》的社论，批判了这本书，并在结尾说：“如果今日的中国，没有中国共产党，那就是没有了中国”。时年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由此创作了一首歌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》，并很快在解放区传唱开来。但毛泽东看了之后，

认为歌名不妥。毛泽东认为，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，中国依然是存在的”，所以亲笔修改了歌名，在“中国”前加了一个“新”字。这就是脍炙人口、流传至今的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

同样的道理，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，中国依然是存在的。当然，在现阶段，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不能因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66岁生日，就是“祖国66岁生日”。我想，如果毛泽东在世，他也不会同意“祖国66岁生日”这样的说法，不然，他豪迈诗篇中的“秦皇汉武”“唐宗宋祖”从何而来？

所以，每年的10月1日是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”或“新中国生日”，但不是“祖国生日”。请一切热爱祖国的同胞，不要再闹“喜迎祖国66华诞”这样的笑话了——说轻些，是闹语言笑话；说重些，是犯政治错误。

回到题目：祖国到底多少岁？这其实是问：中国的历史有多长？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笼统地说“几千年”——有人说是五千年文明史，但也只是大概；近年来，还有人说，其实确凿有据的文明史只有三千多年。因此，我们只知道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而“祖国多少岁”这个问题是没人能够准确回答的。

当年胡风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之后，怀着天真浪漫的激情兴奋吟唱：“时间开始了……”（他没有想到，仅仅过了几年，他所说的开始的“时间”就把他淹没了）。那是诗而已。不错，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但是这也只是几千年厚重史册中“新的一页”“新的纪元”，而不是以零为起点的“时间开始了”——毕竟中国的“时间”（历史）不是从1949年10月1日才开始的。

2015年9月23日修订

凭什么要我给你投票？

近年来，网络投票成了一种时尚。包括政府在内的一些评选，也喜欢通过网络投票来评优选先。

我一开始就对这种方式感到不安——注意，最初只是“不安”，因为我对网络投票的真实性没有把握。后来我越来越反感网络投票了。有一次某报举行类似于“最美教师”的网络评比，记者给我打电话明确说，如果学校愿意出一笔钱，他们将通过有关公司进行“运作”，让我校候选老师的网络票数迅速名列前茅。“都是这样操作的。”对方告诉我。我却连吃了好几惊：“操作”也罢，“运作”也罢，不就是弄虚作假吗？报纸代表着客观与公正，尤其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更是公信力的象征。如此“操作”“运作”那是在自己抹黑自己啊！

我也经历过两次网络被投票。一次是我刚刚当上成都市规模最大的初中的校长不久，在网上参选一个什么荣誉——具体什么“荣誉”我忘记了。如果我或者我通过其他副校长在三千多师生中“动员”一番，我的得票率肯定不低，但我没有这样做。不是我有多么“高尚”，而是我心理脆弱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怕教师和学生心里看不起我。还有一次是前几年，某报社举办一个网络评优，我作为候选人之一被网络投票。如果我在微信圈里动员动员，我相信我的无数粉丝会踊跃投票，但我没有任何动作。结果得票一直在十位数。但我心里踏实，一点都不觉得丢人。